

五原廳志略

卷下

五原廳志畧卷下

五原廳志畧 目錄

卷下

食志

戶口

徵賦

物產

風俗志

習尚

禮儀

歲時

浙江歸安姚學鏡編

第一頁

第二頁

第六頁

第十頁

第十一頁



1664774

方言

第十四頁

名宦志

前代政蹟

第十六頁

人物志

前代孝義

第二十一頁

流寓

第二十二頁

雜傳

第二十三頁

藝文志

詔

第二十六頁

疏 雜文 銘 詩

第二十八頁

第三十八頁

第四十二頁

第四十五頁

二



食志

戶口

物產

戶口

東鄉八十九村戶 一千五百七十八

西鄉二十七村戶 五百七十六

南鄉二十七村戶 五百四十八

北鄉一十二村戶 一百七十六

東南鄉七十二村戶 二千四百四十七

西南鄉一十四村戶 二百九十九

東北鄉一十一村戶 一百六十七

西北鄉七村戶 一百七十九

口 七千零一十二

口 二千三百五十七

口 二千一百七十

口 九百九十一

口 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一

口 一千二百六十三

口 六百七十

口 七百五十六

以上八鄉二百五十九村，共五千九百七十戶，二萬七
千七百四十九口。

物產

穀類

黍

俗謂之藁。紅黃青白灰數色。黏者名黃米。不黏者名糜米。居民常食。非此不飽。詩維秬維秠。爾雅。秬黑黍。秠一稊。二米是也。

稷

俗名粟穀。又曰小米。詩維糜維芑。爾雅。疊赤苗。芑白苗。亦謂之稌。稌稷也。

稻

白紅二種。黏者謂之糯米。本草。北粳涼。而粳溫。北粳花開以夜。故性稍涼。種法不挿秧。亦與南異。五原向未種植。光緒三十一年。廳丞姚學鏡於豐濟渠試種。收獲頗豐。米質亦佳。惟灌溉時。較黍稷用水為多耳。

麥

大麥。小麥。蕎麥。燕麥。四種。詩。貽我來牟。來小麥。牟大麥也。

胡麻

爾雅。翼麻實。可以養人。其利最廣。

麻子

葛林

俗名稻黍，一名高粱，一名芟子。

玉芟子

一名稻黍，又名珍珠米。

豆

紅小豆、黃豆、豌豆、綠豆。

蔬類

白菜

黃芽菜

光緒三十二年地戶于姓携山東菜子於長濟渠一帶試種，味與東省種者相等。

芥菜

又有黃芥子，歷油可食。

地 疇

又名地耳，春夏雨後，生於地上。

蕻菇

本草一名肉蓯，有黑白二種，白者佳，黑者次之。河套隨地皆有，惟均係黑色，不及蕻菇遠甚。按蕻無以字，似應作蕻。

豆荚

黑、白、赤、刀豆、扁豆、豇豆、數種。

葱

蒜

茄

蕻

蘿蔔 有紅黃白三種

菠菜

玉頭 一名片蓮

薯蓣

即山藥有長圓二種五原試種
圓者

甜苣 苦苣

蓮花白 一名回子白

瓜類

王瓜 西瓜 甜瓜 番瓜 倭瓜

西葫蘆

果類

杏 百合 葡萄 酸棗

食類

白鹽 產鄂尔多斯右翼後旗之世各奈地方行銷本境及陝西太汾兩屬

酥 俗名奶皮以牛乳為之。

牛乳

黃油 即牛乳之精華。

藥類

甘草

分大草二草。河草。粉草四等。出自鄂爾多斯左右翼後旗。烏拉特前中後三旗。

黃耆

出鄂爾多斯左右翼後旗。烏拉特前中後三旗。

苦豆根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肉苁蓉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黨參

出烏拉特前旗之陰山。

鎖陽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鹿茸

出烏拉特前旗之陰山。

金類

銀礦

烏拉特前旗之梅力更召溝恒和德迤北之陰山溝內
各有銀礦一處。尚未開闢。

鐵礦

在烏拉特後旗之石拐子溝。尚未開闢。

石類

鹼

出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俗呼為鹼潭兒。

石炭

已開者。烏拉特後旗之正溝。磨石渠。白草溝。井子溝。及中旗
之營盤溝。未開者。後旗之五音召。

煤

出烏拉特前旗之愷色灘。業已開闢。

草類

茅荻

可作筐篋。

木類

松 柏 榆 柳 桃 杏 棗 菜

檉 俗名紅柳，可作籬笆。筐筥用，場極廣，生水濱中。

花類

葵

有大小二種，色黃白不一。

菊

有紅黃白三種。

鷄冠

鳳仙

牽牛

石榴 有數種

禽類

鷄

鴿

雉

俗呼野鷄

雀

數種

燕

鵲

鳩

大鷲

鷹

沙鷄

雁

庾信詩：寒迴翻榆葉，閑寒落雁毛。邊外惟雁最夥。

獸類

馬 地居塞外，牧畜蕃滋，多絕塵之品。

駱駝

塞人以為常畜，以爲芟耨而所負重也。境內居民畜駝數百頭，奔走于張水口，庫倫烏里雅蘇台外蒙古四盟之間，時獲什一之利焉。

黃羊

無角善驚。見人輒逸去。走極速。冬月肉肥可食。少陵詩所謂黃羊飲不羶。

牛

羊

豕

言駝

驢

狐

狼

犬

套犬高大倍于常犬。善守夜。

鹿

鼠類

兔鼠

碩耳似兔。足前短後長。食木棘。詩所謂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也。

黃鼠

穴土作小室。如床榻。列管一窟。以貯梁粟。天晴出生穴口。適地皆見。見人則拱前腹如揖狀。韓孟聯句。礼鼠拱而立。殆即指此。

鱗類

鯉

套池黃河繁統鯉魚極佳。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即此。

鰕

白魚

鰻

蟲類

蜂
蝶
蛇
蛾
蠅
促織

羽毛類

羊毛

有套毛、抓毛、嘴子
毛、秋毛四種。

羊絨

駝毛

猪鬃

羊羔毛

革類

牛皮

羊皮

狐皮

狼皮

馬皮

野驢子皮

驢皮

青羊皮

風俗志

習尚

禮儀

歲時

方言

習尚

分漢蒙

河套寄居漢民以本省

時歸總道屬晉故云本省

之保德河曲二州縣

人為多。次則陝西府各縣人。再次乃直隸河南人大率皆游手好

閑之徒。在籍無以謀生。流寓到此。稍有貲本者向蒙旗色租地

段。自號商人。安設牛棚。名曰公中。濬渠修堰。引河水以灌溉。在春

季曰熱水。夏季曰伏水。秋曰秋水。冬曰冬水。伏水所澆者可以

種麥。餘則僅能秋^種田。澆足以後。定價招佃。每歲于春苗出土

時派人丈量。視苗稼之優劣。定折扣之等差。秋穫後佃戶納租

于地商。每頃二三十兩不等。是謂放租。又有佃戶出貲耕種地

高三分其歲所入之糧者謂之伴種。水田一畝之入可抵關內山
田十畝。地高久居其處。租地經營。佃戶則春出秋歸。擇地而租。謂
之跑青牛。收穫糧食。即由黃河運赴包頭。河曲。磧口一帶行銷。
不肯稍事儲蓄。獲利太易。過人頗親。有吝過其處者。無論租與
不知。必善接之。供以飲食。待過極隆。不取價值。是以不足之徒
最易腐聚。地高霸地爭粟。率眾械鬥。時有所聞。殺机一起。毀家
不惜。聽官因地屬蒙藩。置而不問。百姓因遠處邊陲。相率去
為。造成狗肉強食之風。由來久矣。開墾設官以後。此輩無所託
足。遂有光緒末年劉天佑之倡亂。詳見歷代紀事。但經此懲創後。
涵濡聖化。漸知禮義。耕牧兼營。商賈雲集。惟草萊甫闢。泉刀

未甚流通。民間交易，多以貨物抵換，尚存布粟相易之古風。飲食衣服，漸染蒙古習俗。以糜穀、麥、麩、牛乳、羊肉、粗布為大宗。喜歡磚茶、水烟，以羊腿為烟袋。成丁以上之人，大率手携一支。冬季著羊皮、秋袴，以禦寒。居屋以土築者為上，磚甃素不經見。冑者多野處，以柳木為椽，覆以茅茨，形如茅庵。卑陋湫隘無異穴居。子女有十三四歲，既嫁娶者，女承索重聘，如鬻女然。智識未開，教育頗不易施。河西鄂爾多斯左翼後旗迤西，及距包頭稍近之烏拉特前中後三旗各村，寄居漢民，因距薩稍近，風俗習尚視河套較為進化焉。

蒙古之民族，大概分農、民、游、牧、民二種，其風俗亦因之而異。

五原蒙古純然游牧氏性質樸而情鮮有發有為之氣。蓋由專
事游牧而然。上自王公下至賤民皆甚信喇嘛教。一求男子三人
必有一人為僧。然信佛而不知佛理。有害之鳥獸亦不敢殺。其最
謬者父母骨肉之遺骸。暴露原野。任鳥獸食。以為善事。反若有
喜色。其語言因染漢氏習俗。聲音少變。語尚未改。永居荒陋如
野。著栖息皆以帳幕。無構造宮室者。帳幕之制。圓形。先就平地
劃出徑一丈二三尺之圓地。周圍立七八柱。或十二三柱。其間以
椽木縱橫。組織如格子。相著于柱。成一圓形之圍牆。又于柱頂
橫架梁木。互相環接。成一大輪形之圓屋。乃以厚布或氈毯覆
其上。以馬尾繩縱橫束縛之。南面設門。門垂氈為簾。以防風雪。

幕之中央有烟突以鈎閉閉結構極粗率亦足以禦寒暑風雨且甚便於轉徙解散故帳幕為逐水草流寓四方者最適用之物。帳幕之傍設大圓圍遠檉俗稱紅柳以作藩籬是為群畜夜棲之所。

凡構成帳幕皆婦女之職居處常遷移故其動作神速瞬息間構造已畢用具僅有鍋瓦壺盤勺皮囊木盃鉄架火柱等物所謂逐水草者夏間各按疆界擇牧草繁茂處為定居以牧養畜畜居處一定雖復有最富水草之地亦任他人取之決不復爭。遇旱災時變有害收養則轉徙他所故人無定居殆有天地皆吾廬之意。至冬日則移居山谷以避寒威飲食之物獸肉麵粉炒糜酥酪磚茶燒酒是也。蒙古以魚鳥肉為污物食者極少見他人食此至欲

嘔吐。飲食無定時。則食之。不論貧富。皆喜飲磚茶。偶因事故。兩三日不飲。則極口自嘆其不幸。故是物甚貴。若貨幣然。於市場買物。以磚茶。通周毫無異於貨幣。貧民亦然。磚茶之用法。先以小刀削之後。研碎。沃以鍋中之沸湯。以鹽和之。若欲其極美。則更加黃油。來客用是饗之。是為非常之優待。其飲量之多。有可驚者。一日間飲至十大盃。或十五大盃者。是猶通常女子之飲量。若少壯男子。則更倍之。各人皆有自用之茶碗。藏于懷。乃蒙古人一裝飾品。富家。用木碗。內鑲以銀。近則洋貨流入蒙部。間有用鐵質之洋磁。或洋錫。至喇嘛僧徒。乃有以髑髏為飲器者。其所嗜。亞于磚茶者。為羊肉。凡樞物之美。必曰等。于羊肉。羊之身。除皮骨外。無所不食。

尤以胸部及膺尾為美味。甚貴重之。食肉不用箸，手持肉一大片，半入口中，餘以刀切斷而食。用刀之巧與漢民之用箸無異。蒙人食獸肉飲羊酪，其量之多實可駭。一餐羊肉數斤者，常量也。多者一晝夜食羊一頭，又能絕食數日，不見饑色。一旦就食，則一人魚獸人之食。至其一人一日之食料，必羊腿一隻，是為常例。是以軀體強健，多血貌，常帶赤色。衣服與漢人大同小異，著窄袖之長褂，以帶帶結束腰間，烟袋爐石等皆佩繫其上。貧用棉布，富用絹帛。冬時概著羊裘，帽形平扁，緣邊反摺而上，首結辮髮。此在國朝入關之光，殆數百年已如此者。又有全剃髮者，婦女髮不剃，去辮髮二條，左右下垂，飾以珊瑚或珍珠。有夫之婦，則辮髮一條。

垂于背後，首上帶珊瑚或銀板，以示區別。耳環指環手釧則不論
婦人女子皆用之。其衣服之式，各國其地大概婦人比男子稍華
美，長褂之上著皮背心。其用帶與男子同。牧畜之術最巧，男子常
在馬上執竿牧放，以驅逐羣畜。其有距離稍遠或險峻不能到之
處，則于杖端曲處置小石，時拋放之，以判羣畜之縱逸。故一人能
牧畜數百。婦女專在帳幕製酥酪黃油之屬，或事炊爨。若有疾
風暴雨，則跨馬馳至牧廠，以助其良人。健捷與男子無異。男女幼
齡時亦婉美，性負亦靈利。及長則姿容頓變，甚者極醜陋，不復如
昔。平時皆好乘馬，雖近鄰百步之間，亦常騎馬，決不步行。跨駿馬
以馳騁于廣漠之野，為蒙古人最得意之事。除寢食外，殆俱不離

馬上故馭馬法甚巧。野生悍馬，一經其御，輒變為馴順良馬。如敬神佛，信占卜，祭日月，星長山川鳥獸，則較漢氏為尤甚。凡人間之吉凶禍福，天地變異，皆謂出自神佛之意，尊之敬之。或祈生前之福，或求死后之福，不一而足。有病則召師巫以祈愈，不用鍼藥醫治。平時亦有種種妄信之習，言語之禁。舉其例，如謂蹲踞而食，則途中必罹災難；出門臨行之際，不可妄談，談則風雨雪霰立至；家畜病愈後三日間，各品物不相授受。如是之類，不可枚舉。然性俱淳樸，遇人甚親，客有訪其幕居者，無論知與不知，必善接之，供以烟茶，待遇極厚，使人有愉快之意。又喜閒談，乃蒙古之同風也。

禮儀 附蒙古

冠禮因境內無士紳行之者鮮。

婚禮媒約言允後男家問名下聘定期納幣豐儉不同娶婦入門相引拜堂入室合卺結髮次日黎明夫婦行廟見禮父母尊長以次遞拜設酒筵會親友三日婿偕婦歸寧女家名曰回門。喪禮親友弔者散孝帶至戚給孝衣三日及七日親友具儀致奠殯不過五七日棺以柏以松貧者以柳。

祭禮富家奉木主於室元旦冬至除日忌日行三拜禮四時薦新清明中元十月朔俱墓祭。

蒙古民族賓主接見之禮甚簡其來也互述口儀先問承畜



之安否，後及承人之安否。及臨去告辭，离席而出，帳幕主人送于數步外，示尊敬之意。此惟官吏高僧，常受此特禮。途中遇人，各出所携之鼻煙，相供，以是為禮。見貴人，始則跪于其前，自述其口儀，甚表尊敬之意。及其既久，不堪其繁，而蒙古之真相露矣。言語粗鄙，呼笑自若，如無人在其前者。

嫁娶之法，有媒妁，以奔走彼我之間，婚事始成。然有一事最要者，則婦婿兩家意見投合之外，又須本人生日于支相合也。既結納，婿承納采，新婦之父母贈婿以品物，如承畜衣服等。富家所贈甚多，贈女以器具帳幕等。凡婚姻親族間，父系為尊，女系為輕。離婚可任意，既離後亦可任意再婚也。夫婦在承平權，閨于承外

之事則任夫處理，不敢置喙。男子于正妻外，可置妾，承政皆正妻管理，妾與正妻共居一室，服從命令，無敢背也。生子有嫡庶之別。嫡子有承督相續之權，若以此權與庶子，必得政府之特許而後可。

喪禮最殘忍，人死無棺槨之儀，以火化之。或以氈毯裹其屍，棄之原野，任禽獸食啄，而不顧。蓋謂以屍體食禽獸為種善根，其敝俗至此。

歲時

正月元旦，鷄鳴起，盥漱，衣鮮潔衣，爆竹啟門，庭院中設香桌，向北禮神，祀祖先，禮拜尊長，老少以次，跪拜戚友鄰曲，彼此往來。

更相稱慶，謂之拜年。是日人家禁灑掃，占天氣陰晴，以驗歲之豐歉。

初二日以後，經商之家，于驛馬上，張紙元寶，雇樂人沿街歡迎，名曰迎財神。住家戶于駝馬上，張紙牌位，鑼鼓喧闐，歌舞于市，謂之迎喜神。親戚里光，互相招飲，名曰喫年酒。朋酒斯禦，良春風滿座，敦睦修禮，讓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初五日，俗謂之破五，掃除室中塵垢，名曰送窮人。日占天氣陰晴，十人口平安。蓋即相傳一鷄、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之說，故七日占人，八日占穀。

上元前後三日，各家聚石炭于門首，累作幢塔狀，燃之通明。

竟夜名曰旺火。蓋即火樹銀花遺意。除夕至元旦。庭院亦各熬炭。取其明也。

元旦至月終尋常食品以羊肉餃子為大宗。于除夕前半月約計匝月之食預行包就。儲于水缸。放在庭院使其冰凍。俗謂之凍邊食。

二月二日俗言龍抬頭。鄉人以灰圍舍。提壺滴水。自門首引入庭中。謂之引錢龍。

三月清明前一日為寒食。備酒肴紙錢祭掃墳墓。無論新舊。率眷哭于其側。祭畢焚化紙錢。食于墻間。

四月八日為浴佛節。家家送香燭于娘娘廟。

五月五日端陽節，具角黍，飲雄黃酒，用塗小兒額及兩手足心。又繫五色線于手腕，謂可却病延年。門懸艾葉，身帶蒼朮、卵蒜，以辟虫毒。

五月十三日雨，謂磨刀雨。是日相傳為閻帝聖誕。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上冢與清明同。婦女以麵作人形，親戚相酬。相傳謂麻姑食小兒，以是代之。

寒外寒食中元十月朔，皆上冢，率春哭于其側。冢在遠處

及原籍者，亦野哭。其禮甚重。考潛邱劄記，謂墓祭見周禮，家人凡祭

墓為尸是也。又麟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趙

氏孟子注，塋間郭外冢間也。此古祭墓之確証。惟漢儒祭筮等有古不祭

墓之說，乃知記禮者，將漢儒一偏之言耳。又上冢用紙錢，始于殷，長史至

唐王瓌乃用于祠祭。明洪武十一年六月，諭禮部祭用紙錢，出於此。

代殊為不經。命去之。今祀神用黃紙錢，墓祭用白紙錢，相沿已久，從俗可也。

八月初三日祀竈神。

十五日仲秋節，夕凍瓜菓月餅于庭，拜月。以西瓜雕鏤作燈，燃以紅燭，拜畢具酒賞月。

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釀菊花酒，以黍蘆作糕食之，蓋亦題糕遺意也。是月授衣砧杵之聲，隣巷相答，女紅縫裳刺繡燈火，衣作唯不知紡織，以地無棉桑故也。

十月朔日家家翦楮帛作寒衣，詣祖塋焚送。

十一月長至節，祀祖交賀元旦，是月也。農事既畢，酒熟羊

肥多舉嶠。唐風詩曰：蟋蟀在堂，役車其休。豳風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墜戶。蓋塞外苦寒，自十月滌場以後，綢繆墜戶，此為最急耳。

十二月八日，黍棗為粥，名臘八粥。

二十三日，祀竈神，獻錫糖酒脯，謂新舊神，化易，名曰送竈。

二十三日，至除夕，嫁娶不擇吉，謂之亂歲。

除日，換桃符，貼宜春字，陳酒肴，祀祖先及室中常祀之神。少者拜尊長，謂之辭歲。徹宵不眠，爆聲達旦，謂之守歲。

方言

高地謂之塹。下地謂之窪。寬者謂之坪。狹者謂之堰。凸者謂之坵。凹者謂之坵洞。水聚處亦曰坵洞。

土堡及土圍謂之圍圖。聚石成堆謂之堪色。

小河小池曰淖兒。巷謂之合朗。棒謂之不浪。

物歪斜謂之吃流。虹謂之絳。元微之詩山頭虹似巾。

雹謂之冷雨。又曰冷蛋子。初冰謂之流凌。

暖謂之暖氣。寒謂之涼騷。薄寒中人謂之撇着。

昨日謂之夜來。明日謂之早晨。午謂之晌午。

晚謂之後晌。午睡謂之歇晌。夜眠謂之歇。

伴行謂之相跟。相入聲。老學菴筆記。世多言樂天周相字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

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依然。不独樂天杜詩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

花。亦從俗聲。乃不失律。

看人謂之照亦曰照。

思念謂之結記刺談謂之道刺刺讀

美謂之克齊醜謂之慙蠢。

無謂之沒拉。

大抵謂之帶里。

去謂之問諸客

歲尾嫁娶謂之札歲。

田禾謂之壯稼。佃戶與地主分

收者謂之伴種。

屋謂之承。

嚮女工所需物者謂之貨郎子。

名宦志 前代政績

漢 前代政績

耿 秉

字伯初，固子。好將帥，畧以父任為郎。數上兵事。肅宗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威信，章和二年，副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美陽侯。永元三年夏卒，謚曰桓。見後漢書耿弇傳。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

耿 夔

字定公，秉之弟。建光初，拜度遼將軍，討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前出塞而還。見後漢書耿弇傳。

張 奐

字威明，酒泉人。舉賢良，擢州拜議郎。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情淨。九年為護匈奴中郎將，鮮卑出塞。

去後拜大司農。(見後漢書本傳)

李膺

字元禮，名重。世兼識。後帝永壽二年秋，拜
掾。定雲中。帝聞膺名，徵拜度遼將軍。先是，羌戎反，
疏勒、龜茲、款出攻鈔雲中及張掖、酒泉。膺到，諸羌
望風俱服。先所掠男女皆送還塞下，聲振遠域。(見後漢書本傳)

馮立

字聖卿。父奉世，野王弟。通春秋，竟寧中以王
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
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
有恩貸，好為條教。與兄野王相代為太守，吏民誦
之。(見漢書馮奉世傳)

徐自為

太初三年，以光祿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陣。至
盧朐山。(見漢書匈奴傳)

崔

實

字子正。涿郡人。為五原太守。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績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備。為作紡績織經練。繅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酋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候。寇不敢犯。常為邊最。以病徵拜議郎。見後漢書。附崔駰傳。

陳

龜

字叔珍。上党涑水人。永建中舉孝廉。遷五原太守。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見後漢書本傳。

北國

賀拔勝

神武尖山人也。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依其膽略。朔州刺史骨穆奇勝才，每以兵事時。廣陽王琛在五原，為破六汗賊所圍，召勝為軍主。勝乃率募士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却，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以功拜統軍。（見周書本傳）

隋

樊俱羅

馮翊下邳人。膂力絕人，楊素率兵擊突厥，路逢俱羅，奏與偕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目大呼，出左入右，往迫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豎州總督。（見隋書本傳）

唐

張長孫

京兆櫟陽人。精馳射。以平陳功擢上閤府軍。遷
五原郡通守。遭亂。討突厥。旋為割利特勤義兵
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
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渡河。長孫矯作詔與莫
賀咄設以伐其謀。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
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
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
孫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賄賜者。始引還。
授總管。改揭國公。及封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
賜錦袍金甲。或譖長孫居幽且久。恐與突厥為
脅。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

將軍從息國公（見唐書本傳）

張仁愿

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時。屢遷殿中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道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遷并州都督。長史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志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兩擊。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以拂雲為中城。南通朔方。西城南通靈武。東城南通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還。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馬。

朔方亦無寇。歲省骨億萬。減鎮兵數萬。景龍二年拜
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見唐書本傳。

顏真卿

字清臣。琅琊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
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
辨獄而雨。人呼為御史雨。遷殿中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
為平原太守。更封魯郡公。後為李希烈所害。謚文忠。
(見唐書本傳)

郭子儀

華州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
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剌山始築橫
塞軍。即以子儀為使。又兼九原太守。封汾陽郡公。賜
鐵券。圖形凌煙閣。賜號尚父。進位大尉。中書令。見唐書

本傳)

李景畧

幽州良鄉人。大歷末，客河中，聞門諱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景畧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贖市獄。前後不能求，景畧覈實論殺之。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回鶻使至，皆拜景畧于庭。咸亨聞塞外，及為河東行軍司馬，留後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身座次，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過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實文場使去。元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帝以豐州當寇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荐景畧。豐州窮邊，氣塞，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衆，與士卒同甘苦，馨感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二年之後，儲備充實，雄于北邊。卒，贈工部尚書，寬

任迪簡

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會宴

客同行酒者誤進醢。景畧用法最嚴。常以飲食殺人。也

迪簡不忍飲。為醢。徐以他辭請易之。歸。始血不以聞軍

中。悅其長者。景畧卒。舉軍請為監軍使。拘迪簡不聽。

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其所。以然。乃授

豐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見唐書本傳）

石雄

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為牙校。敢殺。善戰。氣

蓋軍中。黨項擾河西。石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羗。有

勞。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

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

召雄謀曰。回鶻离散。當陳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亟

故。我徑逼其牙。迎公主歸。有如此捷。吾則死之。雄曰。諾

馬色且登振武城。望之見剽車十餘乘。從者未碧
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使謀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
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謀直搗烏合帳。可
汗大駭。單騎走。遂迎公主還。進吐蕃州防禦使。（見唐
書本傳）

人物志

前代孝義

前代流腐

雜傳

前代孝義

晉

劉殷

字長盛，新縣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

思葦，殷時年九歲，哭禱澤中，忽有葦生，得斛餘，歸。又嘗

夜夢人謂曰：西籬下有粟，寤掘之，銘七年粟百石，以

賜孝子劉殷。郡人張宣子以女妻之，識其女曰劉殷至孝。

冥感才識，迨世此人，終當為世名公。汝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王母甚孝。王母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鄰

失火，殷叩殯號哭，火越殯而蕪，有二白雀巢其庭樹。

齊王同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轉拜新興太守。明刊旌善甚有政能。永嘉末沒于劉聰。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門之學。殷門為盛。以壽終。見晉書本傳。

按晉書載殷新縣人。廣輿記曰勝州人。考晉時五原雲中屬并州新興郡。而勝州則隋開皇二十年始置。晉無此名。意勝州本屬小地名五原所治。隸并州新興郡。曰新興者從統屬言之。曰勝州者從本土地專言之耳。

又延平志劉殷列靖邊縣。舊鎮志亦載劉殷榆林列忠孝祠。又一統志載劉殷忻州人。一人而各志互載。各

縣皆祀。總由古之地名。今莫定其所在也。存以俟考。

唐 烽

子豐州有烽子者。永泰初。募出為黨。項捺去。與西蕃
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買以皮索。配馬數百蹄。與之牧。
經半載。馬蕃息。蕃將賞以羊草數百。因轉也。牙帳。
贊普子愛其了事。送令執。蘇左右。有刺肉餘。酪與
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
母。頻夜夢見。贊普憐之。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
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西匹。間道縱。爾歸。無言我也。
烽子得馬。極醜。俱乞死。遂盡。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

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憲宰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
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及豐州界。歸。承母
尚存。喜曰。自失爾。我惟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
爾。今果如願。因取拜經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焮
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
幅經也。其瘡亦愈。

前代流腐

漢

蔡邕

字伯階。陳留人。建寧間。拜議郎。數直言時事。會與

司徒劉郃有隙。奏邕下獄。議死。中常侍呂疆疏救。

詔與承屬髡針徙朔方居五原安陽縣會赦得還將
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不為報
智銜之密奏邕怒訕朝廷邕懼不免止命江海後
董桌聞邕辟召為侍御史（見漢書）

唐

歐陽詹晉江人貞元中進士與韓愈聯第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元和間游五原塞題詩銀城（見神木志）

雜傳

漢

呂布字奉先，九原人。丁原屯河內，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量

卓誘布殺原，並其兵，以為騎都尉，移遷至中郎將。卓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攊得免。由是陰怨卓。王允時密謀誅卓，因告布使為內應，許之。乃刺殺卓，李傕等攻長安，布戰敗奔表，術復去從張揚于河內。揚諸將欲圖之，布懼投袁紹。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歸張揚，道經陳留，太守張邈與陳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多應之。曹操引

軍擊布，盡收諸城。布東奔劉備，時備與袁術相拒。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送米二十萬斛。布大悅，即勒兵襲下邳，備敗走。布志術運糧不至，乃迎備屯小沛。術懼，為子求婚于布。布遣女，沛相陳珪恐孫搦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布乃絕婚。術怒，遣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用珪策，與暹奉書，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建安三年，布復從術攻劉備于沛。曹操自將擊布，布欲降，宮等阻之。曹軍壅沂泗以灌成。三月，布乃降。見曹曰：「明公所志不過于布令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曹令緩

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原量卓乎遂縊殺之

(見後漢書本傳)

姚 宋

古兕子五原人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畧靖康元年金人逼京城古與种師中俱勤王种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兩系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乃夜劫幹離不營反為敗枯罕陷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師中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師中進師平定乘勝復

壽陽榆次。朝廷數使人趣師中戰。約古及張灝兩軍齊
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敗而死。金人迎古于盤陀古。
兵潰退保隆德。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見宋史姚兪傳）

藝文志 詔 疏 雜文 銘 詩

詔

擊匈奴詔

漢文帝

漢與單于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單于甚厚今右

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也塞捕殺吏卒驅保

塞蠻糞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教無道非約也其殺邊

吏騎

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

備朔方詔

大歷九年

唐 冊 府

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履載体山川之受

納立德于太上還淳于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于群生洽于

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
誦，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弋之武，則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
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竟仁，恭默元淡，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
承統以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本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
海島，伏戎如輩，其在右武，必能解嚴，所以請于宗廟，親授經畧，誅
詰姦宄，推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內底定，此皆皇天佑我，列祖群后
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勳於國祚，保萬姓于區夏，豈朕寡薄能及此
邪。安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
約，間歲犯邊，朕嘗棄細過，度宏大，作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

誠勅。不令掩襲。兼約遊騎。不許搗生。即或誤執。亦使還遣。固以亭
育之義。豈隔柔荑。撫綏之恩。寧殊遠適。故布文告。以訓之。敘舅甥
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禮。以致於上國。烽燧之
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厭。昧于事大。去冬踰我閭隴。入我邠邠。驅
人之牛馬。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以不虞。隳貽我
詐。每一興念。悼於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鄰。有負於恩信。猶期怨艾。
未忍討殄。今大閱甲兵。以增捍禦。且宏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
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疏求維嘉。姻事政由哀義。從割愛。因之寧
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倘更侵冒。必示威刑。
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西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

衆嚴會徇邑，克壯誓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河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戎，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於朝那，過當路之塞。忠誠以盧龍柳城，洎在北平。漢東諸鎮，江黃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於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別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大常之徒，六都良承之子。白渭上而西，合汴東。淄青河陽，幽冀總四萬衆，分別前後。魏成德昭義，永年總六師。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

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然，自當伐罪。然後着求統一，以致諸部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教爾守。無黷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疏

奏處染干疏

隋

長孫晟

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畧，往來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今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并從之。

乞守豐州疏

唐

唐 璿

豐州控河過寇。既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
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
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
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不足自安。非國永利也。高宗從其言。

論復置豐州劄子

宋司馬光

臣等伏見國承復置豐州故城。似差人知州。以誠河西險要
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曩者王氏知州之時。所
部蕃族甚衆。有永安。未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歷初。
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
城之中。但有邱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為

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畧司嫌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西山間。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為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須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易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取進止。

言邊事疏
(節錄)

明
倪岳

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訶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

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擁衆長
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
兵自衛，輕挑者挫衄，懦弱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
歸路，寇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以致上厓廟慮，遣將徂征。然四年
三舉，一無寸功，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聲勢，考
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承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
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
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豈
敵奔潰，久為敵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
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

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
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迫不迫。人
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
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
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
粟之役。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未芻百錢。斗米倍直。不
幸過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
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蠶歎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
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
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監。然特素

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臂倍蓰之利。官級日濫。盜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兩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特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

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難。彼或佯為遁逃。潛
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
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又謂統十萬之
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使河套一空。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履險。微特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
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
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寇賊安望於成擒。中國
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甚者至謂昔以東勝
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

以息肩。閩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閩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言。鍾於閩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故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生。

移堡防邊疏

明
楊 珩

河套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延、五榆溝、連、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爾、鱸、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而實可因便修舉者也。

復河套疏 (節錄)

明 曾 銑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

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於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殘傷。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倡獫狁。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削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取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自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麗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袞。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威遠塞。因河為固。後世稱

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捐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斥澤。進陷靈廟。河套復為虜。有率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成祖文皇帝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不為宏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泉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復之。而未能。故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

套則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肅。生民荼毒。以撥
亂之功。天將有意於我皇上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於今。中國所
守以界夷夏。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
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
得出沒自由。東西侵畧。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
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
也。我皇上德邁三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
濟邊圉。凡所以攘却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鑑祐之。而當時
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承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
者。蓋軍旅之興。國承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

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
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
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
常懷憤激。今復親復其地。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
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者。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
耳。裴度尚以為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
武足備。又匪但裴度之比。可使高夷猖肆。蒼生陷危。一至此哉。夫
積承之牙。為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
敢冒昧。輒具短見。上塵御覽。伏乞飭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
林邊疆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飭該部修邊復套。

次第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疆。方議修築。今乃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揭威。殲彼醜虜。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暫息。誰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互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所永圖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為邊。則河套永棄。虜患何時而息乎。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

當乘機不可味見可而動相時以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
數事開列伏惟皇上裁擇。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
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
戎事可興也。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
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煎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
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
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若調他鎮。顧此失彼。
三十萬。泉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
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
板築。師徒易挽。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

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
多。惟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於套秋狩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
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
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
設巡狩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
軍者皆定發於衛所該犯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
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
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為閑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兵亦
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
田可備旱潦高秦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

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勇於馳驅。既臨河設險。夏秋絕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該部預為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甲兵未練。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春月。先將鄰邊賊巢剽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畧漸雄。於焉昭盛明無外之度。闡皇二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士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預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軻氏曰。

知機論也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
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
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
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涸塞。水草
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
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
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
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
萬。再調山東鎡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
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砲火

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日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
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
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
住牧之寇倘套虜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
之功所謂特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
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百倍
不待臨牆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必衰將遠遯之不暇而又
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墩臺
一如榆林修守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
民牆塹既固耕獲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內帑之給發亦寬

三秦重地。可保萬萬年固矣。不然。賊之徭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去不能懲。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八曰備長技。漢書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為表裏。殆更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炮。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大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

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炮六十
箇，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三萬根，長鎗三千根，生
鐵作砲十萬個，燭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
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
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
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
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毀裂，留以
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恐為私截者
例也。而蓋口炮、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虜之公
器。特敕該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

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為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
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虜技
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雜文

重修河套四大股廟碑記

清 王建勳

粵考河套地形建置沿革唐虞以上莫徵夏禹裔孫淳維
者因寒泥亂夏避居雍冀之北逐水草而生即今蒙古也商周
時九州外蠻夸荒服之地各居其國各子其民內外安謐人情淳
樸無兵甲之爭干戈之慘秦時戎狄漸次強盛始皇築長城以拒
胡是時河套屬蒙古無疑漢興匈奴更強冒頓單于與漢和親

河套乃關中糧原屬漢可考光武中興玉門關外皆入版圖河套
密邇邊圉豈拒外方晉五胡雲擾之際北邊一帶朝燕暮秦無籍
稽考隋文混一疆宇九夸臣伏河套仍屬中國唐太宗時胡利來
朝胡越一系命張仁愿河北築受降城三河套亦陝西道糧原唐
中葉朔方置節度使沙陀居左臂唐末為李繼捧所據宋興又
為趙保吉所奪疏西夏矣元以蒙古入主函夏燕然山後尚置郡
縣河套距邊匪遙置郡縣無疑明太祖定鼎金陵天下大定文
皇出塞三次邊外雖為元裔遊牧也先木雅失里阿魯台時叛時
和花馬城設有總兵河套實隸陝西俺答議和河套世為百姓耕
種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邊外盡入蒙古矣百姓春種秋回謂

之雁行。大清龍興中外一氣。康熙三十六年。初定蒙界。界內民人
耕種。界外蒙古遊牧。是時海宇清平。刁斗不警。孳生繁庶。界內
民人漸感人稠地狹。則越界開墾耕種。私放私種。常啟爭端。道光
八年。奉特旨。開放纏金。招商耕種。達賴杭蓋。業即達拉特杭錦
二旗。亦將河套節次開墾。是地距河咫尺。開渠澆田。咸仰黃河之
水。數十年來。商人不啻千百。屢開屢淤。工巨利微。幾成荒土。光緒
初年。有直隸順德府邢台縣籍王公諱傑者。偕子同春。公字濬川
者。來遊是地。見大河縈繞於前。福山鍾靈於後。草木蔚然。地皆膏
腴。寥寥水田。漸成陸地。喟然嘆曰。前之商人。不諳地勢水性。所以
開之易。淤之亦易。彼時地皆有主。無聽其言者。惟山西交城商人

張公振遠，獨具卓識，邀請同春公至公中，套人稱地莊曰公中。
酌議重新開渠之事，公即應允。度其高下，即為興工。不數日，工
人鱗集，遵夏禹王導河之法，倣神李冰開渠之規。渠口廣狹合
度，枝渠深淺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澇。耕者數百戶，咸獲其利。
二十年來，不知數歲，家給人足，老安少懷。雖藉二儀之造化，實
資一人之經濟。從前四大股創建諸神廟一所，是時草創茅茨土
階，規模迥隘。十餘年來，風雨剝落，漸就傾圮。春祈秋報，咸為嗟嘆。
於是諸高人及地戶，僉請於王公曰：自公開渠築壩以來，地戶都
已富矣。庶矣，非神冥冥然佑其何能斯。神藉人力，人藉神靈。犧牲
既誠，菜盛既潔。惟廟傾圮，無以安神靈。無以慰民心。盍修乎，奈工

程浩大非獨力之事。蓋募乎。又鮮將伯之助。王公慨然曰。是余責也。乃十日鳩工。將舊者拆之。廓其形勢。修建正殿三楹。內塑伏魔大帝。左火德真君。右興水河神。東偏殿三楹。塑藥王神。馬王神。牛王神。龍王神。西偏殿三楹。內塑龜神。奶奶。大仙。東西禪房各三間。山門一門。左右翼以鐘鼓二樓。樂樓一座。神龕金粧。興工於乙未。落成於戊戌。三年而工始竣。廣其舊制。宏其規模。雖非珠璧交映。寶金碧相輝矣。雖屬人力。實賴神佑。崇地。百多廟。少數百里罕有開光之日。蒙漢人氏。牽羊獻牲。絡繹於途。仰覩神人。以和雨賜時。若佑此一方。物阜民安。克天舜日。其河套乎。是工也。共需錢五千緡。有奇。並無由外募化分文。咸王公鼎力樂施。可見王公善

人是富矣。余遊於是地，觀其渠道之規模，即羨其人之經濟事。竣後，命余記其顛末，書諸石。余不獲辭，爰筆而為之記。

回劉錡等檄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犯四川，吳玠檄西夏合兵討之。

西夏主

李仁孝

西夏國檄告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吳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竊以恩宣大國，濫及小邦，遠適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驕戎不道，殘賊輒興，妄稱好以和親，敢叛盟而失信。逆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怙其篡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為，於春秋之所共貶。盜行暴虐，惟務貪殘。當中興恢復之期，乃上帝

悔過之日九重幸。昔聞太王之居邠。大駕親征。今見漢文之
駐涓。其誰與敵。將為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
其或姿睢。獨振抗衡。王師願洗滌於故氛。庶蕩除於巢穴。勿令
穢孽重更跳梁。雖螻蟻之何殊。亦寇讐之可殺。廟堂禦侮。有
首係於長纓。帷幄談兵。復薄伐於武服。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
德澤。在李唐則曾賜姓。至我宗又復稱臣。頃因巨滑之憑陵。
遂阻輸誠而納款。玉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蔥嶺山長。不得
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
奪旗之際。顧惟雄賊。來寇吾疆。如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殺死
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遯。敗衄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遽辱

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管仲，則國人無封豕之憂，待予若衛公，使
邊境有長城之倚，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滅於太公，威靈
可同於尚父，力圖翦滅，無使蔓滋，觀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棄
甲曳兵而走，孤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黃帝之尊，望
東南天子之氣，八荒朝賀，願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清，再
建漢四百年之社稷，佇聞戡定，當貢表箋，檄至如前言，不盡意。

銘

大夏龍雀銘

鳳翔元年，勅造百鍊鋼刀，為龍雀大環，銘其背。

夏主

赫連勃勃

劍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

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虺。能禦大蓄。以活黔首。周文
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
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機而弛張。
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
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
者皇唐之勝勢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
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邱。退
居河澨。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失。則可笑。盡中國之利。

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政。有排雲祠者在河之北。地
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
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
擇肉。寒草落而邊氓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
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
構怨。掃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
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三
成。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排雲祠為
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朔那而北。關斤嶺。遙望

幾二千所。損費計億。滅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
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塞大漠於一掌。驚塵
飛而降。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
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達大旆。提金鼓。馳神策。鞠虎旅。
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費受厥角。定保塞
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翰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畧
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
愚。迷任工拙。異勢剛者黜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
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墨而旋。吾知韓公不
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

七狄右衽。然軍志有受降知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
言言其可。旄柝亦直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劇迷舊職。而
振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畧。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
反顧。永警猛氣。無生禍心。聳威副恩。全息荒外。安固
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儆復隍。而光烈不昧。

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
巨漠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鬪龍。躍出大澤。
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
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

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學則動乃誅乃弔
廓平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
我聖耀德罷扁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
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寰于夷永裕後昆

詩

御製河套西望

清聖祖仁皇帝

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平噶爾丹

出居庸關由大同幸榆林御製卷二首

往代存虛議今為我外藩
河環沙磧暖境凋草灘繁
錯落延絕接迷離朔漠吞
時地曾不到特示撫柔恩

御製出塞

清聖祖仁皇帝

沿邊山行回嶺崎嶇黃河彌望因自榆林鎮取道塞外

沙淺途平水草咸便且十二日之程減半得達五邊堡書以記之

森森萬騎歷駝城

榆林鎮一名駝城

沙塞風清磧路平

冰畔長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

郵籤紀地旬餘驛。羽轡行邊六日程。

天下一家無內外。烽銷堠罷不論兵。

車駕次榆林幸啟民所居賦詩

按榆林在今河套中

隋 煬 帝

塵塞鴻旂駐龍庭。翠輦回甍悵望風。

舉穹廬向日閑。呀韓頰穎至屠耆提。

踵來索辦擎羶肉。葺蠶獻酒盃何如。

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邊詞

唐張敬忠

以御史累遷吏部郎中
開元七年拜平魯節度使

五原春色舊來遊，二月垂楊未掛絲。

只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北使長城

唐王無競

蘇州司馬

秦世築長城，長城無極已。募兵四十萬，興工九千里。

死人亂如麻，白骨相撐委。殫弊未云悟，窮毒豈知止。

邊塵未北滅，楚兵遽東起。六國逐罽毼，西龍鬪疑冢。

加金竟握識，迫璧俄論祀。仁義寢邦國，狙暴行終始。

一旦咸陽宮，翻為漢朝市。

送劉判官赴豐州

按唐豐州地即元豐州在榆林北河套

唐盧

綸

河中蒲人。數舉進士。不第。為大歷十子之一。檢

校戶部郎中。

銜杯吹急管。滿眼起風沙。大漠山沉雪。長城草發花。
策行須戰伐。寇在莫言承。余亦祈勲者。如何別左車。
送錢從叔辭豐州幕歸嵩陽舊居

唐盧綸

白頭宗孫侍坐時。願持青酒前。致詞致詞何所擬。
請白邊城始。邊城貴者李將軍。戰鼓遙疑天上聞。
屯田布錦周千里。牧馬攢花溢萬群。白雲本是喬松伴。
來繞青營復飛散。三聲畫角咽不通。萬里蓬根一時斷。

豐州聞說似涼州。沙塞清明部落稠。行客已去依獨戍。
主人猶自在高樓。夢親旌旆何由見。每值清風一回首。
洞裏先生那怪避。人天無路白無期。砂泉丹井非同味。
桂樹榆林不并枝。吾翁致身殊得計。地仙亦是三千歲。
莫着戎衣朝上清。東方曼倩逢人輕。

夜上受降城聞笛

按漢有受降城。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唐李益

字君虞。姑臧人。長於詩。官至禮部尚書。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過九原飲馬泉

按九原即唐豐州。

唐李益

綠楊如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
幾處吹笳明月夜。何時倚劍白雲天。
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
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送渾大夫赴邕州

唐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以博學宏詞科。累官集賢學士。太子賓客。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漢家。
故吏來辭辛屬國。精兵願逐李輕車。
旣裘君長迎風驛。錦帶英雄踏雲街。

其奈明年春日好無人喚看牡丹花

出塞行

陳

陶布衣

誓掃匈奴不顧身三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隨邊使過五原

唐儲嗣宗

大中進士爵里失傳有詩一卷

偶逐星車犯塞塵故鄉常恐到無因

五原西去陽關廢日沒平沙不見人

五原行

宋文同

雲蕭蕭兮草搖搖風吹黃沙昏寂寞

胡兒滿窟臥寒日卓旂繫馬人一匹

夜來烽火連篝起，銀鷓呼兵捷如鬼。
齊集弓刀上隴行，火譟孤鳴繞空壘。
羌人鈔暴為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
自高聲勢牧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
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秋日出塞 二首

明唐龍

五鼓嚴軍令，平明出塞行。
青霄橫殺氣，白日振軍聲。
野濶千營肅，秋高萬馬鳴。
單于皆遯北，不用築長城。
鼓角川原振，旌旗日月明。
屯兵紅石碛，斬將黑山城。
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
陰山應有淚，飛檄到神京。

登紅山墩望套次南谿韻

明曾

銑 三邊總督

嗟哉河朔地。幾載別中原。司馬辭樞筦。萊公去北門。
請纓身未老。倚劍志猶存。指顧王廷去。湏成遠近村。

五原署中漫興

清孟述緒

新霽晴嵐爽。砧聲起暮隣。花香風送客。院靜鳥依人。
寂夜分清月。深簷虛舊塵。迢迢更漏至。吹雁過重闌。

五原廳志畧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七 補 六 年 帝 十二背五 三 邊 扁

共背末 三 墻 媯 十三 十六 閤 間

三十 十二 月 年 十四背六 五 响 响

廿四背三 八 辛 辛 全 七 五 响 响

廿六 七 廿二 夏 夏 全 十 三 仇 猶

以上卷上

十六 二 一前代政績「四字」應另列

八背一 策字下脱飢字 廿三背九 五 階 階

十 廿一 廿四 如 好 廿三 二 桌 卓

廿六背 二 二十 七 七

先背 一 十二 裏 裏

四十背 末 二 緜 緜

五原廳志畧 卷下(全書卷上兩冊)

清光緒三十四年浙江歸安姚學鏡編

一九六一年五月內蒙古省書館據

大連省書館藏手抄本傳抄

祁縣劉靜山手抄

